

Title	宋代蘇州園林与士人的交游
Author	庄, 涵淇
Citation	人文研究. 71 卷, p.31-52.
Issue Date	2020-03-31
ISSN	0491-3329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Textversion	Publisher
Publisher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Description	進藤雄三教授：関茂樹教授：塚田孝教授退任記念

Placed on: Osaka City University Repository

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的交游

庄 涵 淇

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园林类型、风格与功能等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从春秋时代起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官署园林、私家园林等园林类型陆续登场，宋代以后私家园林成为主流，特别是南宋以后，私家园林基本集中在江南，江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成为了士人与权贵的聚集地。为了全面了解宋代士人的交游情况，有必要对苏州这种士人广为聚集并且园林文化发达的地域进行探讨。两宋园林的发展变化首先体现在园林分布，与北宋园林基本分布在城内有所不同，南宋苏州私家园林多分布在城外的昆山以及太湖一带，园林主中也不乏像朱长文、苏舜钦、范成大等著名的士人。而且，在南宋，私家园林逐渐一改北宋中期质朴的风格，开始追求奢华。士人的交游活动与园林空间密切相关，苏州园林是士人官途挫败时的避风港、脱离官场时的养老地，也是彰显士人社会地位与品位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诗、笔记等史料可以了解到在苏州园林这样一个空间里由士人展开的宴会、雅集、互赠诗文等交游活动。本文在分析两宋私家园林发展变化的同时尝试探讨士人的交游活动对园林空间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 苏州园林 园林分布 士人交游

一、引言

说起中国古典园林，苏州园林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苏州园林起始于春秋，当时主要的园林类型为皇家园林。在此后的各个朝代，寺观园林、私家园林相继登场并迎来各自的繁盛时期。至宋代，私家园林成为了主流，特别是宋室南迁之后，私家园林主要集中在江南发展。现今，苏州的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狮子林等园林被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苏州园林也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举世闻名。

园林研究分布于建筑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¹⁾。其中，从建筑学的视角展开的园林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从历史学出发的研究并不多见。历史学领域的园林研究大致可分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园林史、园林史料的整理以及历史人物分析等方面。其中不乏涉及到苏州园林的著作，但大多数是介绍园林的概况以及其历史背景。以苏州园林为中心的论著，早期有刘敦桢先生的《苏州古典园林》，从建筑学角度对苏州园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另外，魏嘉瓚先生的著作《苏州古典园林史》从历史学角度深度解析了从春秋战国到清代的苏州园林发展史，并结合苏州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探讨了园林的发展轨迹²⁾。此外，郭明友先生在他的博论《明代苏州园林史》中，将明代划分为四个时期，明确了苏州园林从繁盛到衰退，在转而复兴的历史轨迹，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阐述了明代苏州园林的发展史³⁾。巫仁恕先生的著作

《优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以苏州为例，指出在园林的分布上明代园林主要集中在苏州西北部，而清代园林则向东南部发展。把影响园林分布的因素归结为城市经济、政府所在地以及人口数量等几点⁴⁾。

相较而言，宋代苏州园林的分布情况、特别是两宋苏州园林的发展变化问题还有待探讨。私家园林发展到宋代，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在内部结构和文化要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为文人思想以及社会文化的载体，其功能更加多样化。明确两宋之间园林的发展轨迹更有利于理解宋代苏州园林的发展史。

关于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交游活动的研究，代表作有邓小南先生的《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先生以龚氏家族为切入点探讨昆山士人家族的社会关系，并指出南宋昆山群体的关系网络相当发达，并且从苏州园林频繁的更换主人这件事上也可反映出士人家族浮沉的状况⁵⁾。近年，高柯立先生的《宋代地方官与士人的唱和往来—以苏州为中心》也围绕交游问题展开了讨论，官署园林和私家园林为地方官和地方士人举行宴会提供场地，这种唱和成为地方官工作之余重要的活动，同时也是他们与地方士人沟通感情的有效方法。而地方士人也希望通过唱和活动来彰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⁶⁾。关于明代苏州园林，许梅的硕士论文《明清苏州文人园林的建构与转型—以士大夫交游活动为视角》分析了明中期至清代为止的士人交游活动，以此考察明清文人园林由交流学问的私人场所到具有开放性、商业性的休闲场所的发展变迁史⁷⁾。

士人交游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缺乏对交游空间的关注。平田茂树先生曾指出：交游的空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关于交游空间，我们不但需要注意其具体场所，还要留意在这些场所中演绎交游这一行为所需的种种物件⁸⁾。苏州作为园林与士人的聚集地，是研究两宋私家园林发展变化以及园林与士人交游的不可或缺的例子。

二、两宋苏州园林的概况

苏州园林在宋代迎来繁盛，这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发展以及士人聚集等因素息息相关。宋代苏州的繁华，正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所载：

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于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郭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甃。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寔太平盛事也⁹⁾。

钱俶纳土归宋，使苏州得以避免战乱，平稳的过度中发展成为一个富足的群英荟萃的都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苏州的富庶也得益于它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伊原弘先生就苏州的都市史方面做过论述，讨论了处于各个时代的苏州都市形态。同时，从人口、文化、科举、都市整备等方面阐述了苏州的繁荣，指出宋代对江南的开发巩固了苏州的发展¹⁰⁾。另外，梁庚尧先生也

就宋元时代的苏州展开了详实的分析。从地理环境来看，苏州城外西、南被大运河围绕，西北方向可达开封，东南方向直通临安。是水路交通便利的城市，也是交通、军事的要塞。苏州的水陆交通不仅在城市内部紧密相连，在城外也是四通八达，因此刺激了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另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日益发达，除了米、豆等谷物，水果、花卉、草药、蔬菜等也种类繁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苏州经济的发展可见一斑¹¹⁾。苏州不仅农业发达，也是商贸中心，而且风景优美，自然吸引众多官僚士人来居住。这直接带动了私家园林的发展。

1、平江图与苏州私家园林的分布

平江图碑作成于南宋绍定二（1229）年，是国内罕见的古代城市地图。图碑的碑额稿七十六厘米，碑心高二百零三厘米，通高二百七十九厘米，宽一百三十八厘米（据拓片测定）。上刻内外二重城垣及水陆五门，坊表六十五座，桥梁三百一十四座，还有公署、军寨、学校、楼台、亭馆、园第、寺观、祠庙、壇墓、河流、湖泊、山陵、古迹等，标出题榜者凡六百一十余处，其中许多名称一致沿用至今¹²⁾。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1）平江图的成图时间¹³⁾，（2）从地图学的角度探讨比例尺的问题¹⁴⁾，（3）以都市史的角度分析¹⁵⁾。其中，都市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倾向于关注平江府的规模和结构、河道变迁以及市坊制度崩坏的问题。前文中提及的伊原弘先生在他的著作《蘇州—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中国人の都市と空間》中比较详尽的分析了平江图¹⁶⁾。梁庚尧先生也根据平江图对苏州的发展做出了解读，北宋中期以前，城内人口相对较少，还存在比较开阔的场地，中期以后，人口日渐密集，从唐代延续下来的坊制逐渐消失。南宋以后，商业区在西北部的阊门附近发展，一直以来比较“荒凉”的地方开始变得繁华。大体区分一下城内空间的话，可以看出，子城以及其周围的地域为行政区，乐桥的东南部为社会福社区，乐桥的西南部设置了较多的亭馆，为宾客送迎区，学校、书院大多分布在城南的南园以及乐桥西南的贡院周边，这两个区域为主要的文教区。阊门以内的西北部集中了较多的寺院，被认为是宗教区。并且，乐桥周围是大商业区的所在地，子城西侧的绣锦坊是大市场，工场分散在城中，其中城东分布相对较多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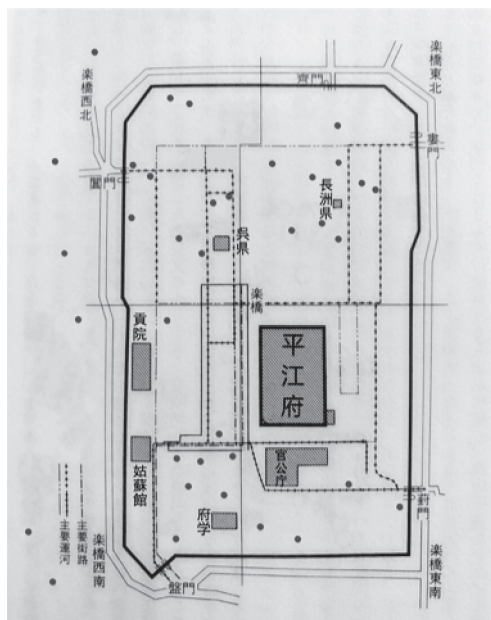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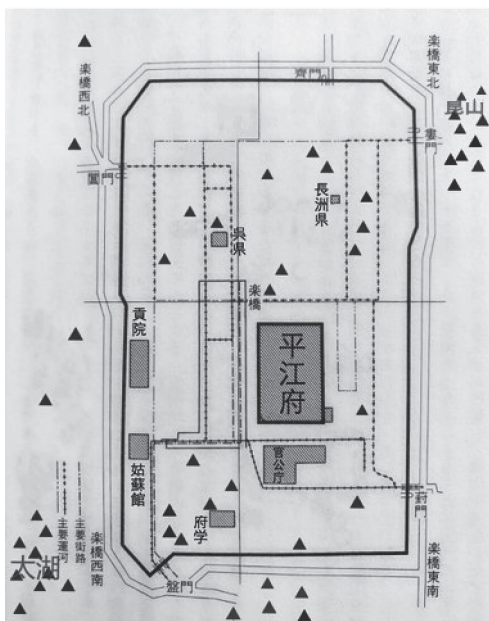


图 1: 北宋苏州私家园林分布图

图 1 和图 2 中园林分布情况是依据后附〈宋代苏州私家园林表〉中可以确认具体位置的园林作成的，并且根据园林建成的时间分为北宋与南宋两幅分布图。根据表中所示，两宋苏州私家园林合计 98 座，其中北宋建造的有 42 座，南宋有 56 座。从图中可以得出园林分布有以下特征：

图 2: 南宋苏州私家园林分布图¹⁹⁾

来愈多，带动阊门一带的西北部乃至整个苏州经济的发展，成为寺庙与园林聚集于此的一个理由。另外，阊门与盘门均在运河附近，这两个区域在交通上较为便利，而且苏州著名景点桃花坞（在城北）和南园（在城南）也在这两座城门的附近，成为寺庙、园林等聚集在此的另外一个因素。

其二，南宋的苏州私家园林很多分布在城外，特别是集中在昆山以及太湖周边。

建炎四（1130）年，完颜宗弼从盘门进入苏州，掠夺了许多财物和少男少女，之后又放火烧了苏州城，百里之外可见烟火弥漫，大火燃烧了五日才灭²⁰⁾。以至于苏州城有近 50 万人丧命，得以逃脱的只有十分之一二²¹⁾。南宋的苏州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城内的园林也几乎全被烧毁。这次战火成为园林向城外发展的一个原因。

另外，江南地区在南宋成为了政治经济中心，苏州的地位也与北宋时期有所不同。据范成大《吴郡志》记载：

元丰三年，户十九万九千，口三十七万九千，皆有奇，号为甚盛……宣和间，户至四十三万，中更狄难，扫荡流离，城中几于十室九空。中兴为辅郡，涵养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户十七万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万八千四百有五²²⁾。

也就是说，南宋时苏州是作为辅郡来发展，经过建炎战火以来的恢复，人口增加到了与北宋元丰时期接近的数量。而且城内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活动愈来愈频繁，空间愈来愈感狭隘，对于土地的需求也就日感迫切，于是有侵占河岸、河道的情形出现²³⁾。同时促使人们到城外开发，那么，山水风景良好的昆山、太湖一带自然成为了园林主们的不二选择。另外根据《淳祐玉峰志》的记载：

古经载祥符间主户一万三千七十八，客户三千二百七十二。主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客丁三千三百零三。庆元间主户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二，客户三千七百，视昔已多。今主，客共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口，较之古经盖将数倍，生齿日繁，则邑之壮盛可见云²⁴⁾。

昆山居民不断增加，到了淳祐年间，主客户已达四万余户，对土地的大量开发利用可以想见。参照附表可见南宋昆山园林主中有王僖、李衡、范成大（范成大少时读书处）以及吴仁杰等，根据邓小南先生的研究，南宋前期，在王葆、李衡、范成大等核心人物周围，团聚着一批不同年辈的苏州士人。以家居昆山者为例，其中包括科举及第、并曾出官者如唐焯、唐子寿叔侄，乐备、马先觉、吴仁杰等²⁵⁾。这个交游圈里的士人多在昆山营造园林，园林的营造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反映出士人交游与园林密不可分。

2、名园林立

宋代的苏州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都非常的发达。而且，便利的交通运输加上处于行政中心的位置，使苏州经济愈加繁荣。都市高度发展促进了园林的兴盛，像苏舜钦的沧浪亭、范成大的石湖别墅等都是在当时为人称赞的私家园林。对于以上所述园林，魏嘉璠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史》中皆有所论述，先生着重考察私家园林的兴造、发展及演变过程及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与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里所谓的名园，未必有统一的规模格局，有因园主的名望而出名的事例，也有因其自身景色优美而受人欢迎的例子。

沧浪亭是苏舜钦被罢免之后，侨居苏州期间建造的园林。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参知政事易简之孙。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范仲淹荐其才，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坐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被劾除名，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懣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及谪死。世尤惜之²⁶⁾。其本人著有〈沧浪亭记〉：

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佑之池馆也²⁷⁾。

可知沧浪亭是建在吴越国园林的旧址，一句“不类乎城中”可以推断，至北宋中期这个旧址仍然荒废，苏州南部还有未完全开发的土地。苏舜钦喜欢这样充满野趣的地方，于是花了四万钱买下这片旧址来营建园林。另外，根据他的〈沧浪亭记〉记载：

构亭北碣，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²⁸⁾。

此园林前竹后水，水竹交错，不多加修饰，一幅浑然天成的景致。欧阳修有诗“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沧浪之名，始著于此²⁹⁾。可惜苏舜钦早逝，沧浪亭经历建炎之难后几度易主，后为韩世忠所有。

乐圃在雍熙寺（城西北）西，为朱长文的住所。根据《宋史》记载：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苏州吴人。年未冠，举进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吴人化其贤，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众。元祐中，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³⁰⁾。朱长文虽仕途不利，但他的学识见解名声在外，以至于他所居住的宅园乐圃也声名远播。乐圃为朱长文祖母所购，《乐圃余稿》里收录的〈乐圃记〉有下述记载：

始钱氏时，广陵王元璩者实守姑苏，好治林圃，其诸子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营之，为台为沼。今城中遗址颇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钱氏去国，圃为民居，更数姓矣。庆历中，余家祖母吴夫人始购得之（中略）熙宁之末，新筑外垣尽覆之瓦，方将结宇而亲年不待，既孤而归，于是遂卜筑焉。月葺岁增，今更数载，虽敝屋无华，荒亭不整，而景趣质野，若在岩谷，此可尚也³¹⁾。

乐圃亦是建在钱氏园林旧址，朱长文的祖母吴夫人购得园林是在庆历年间，到了熙宁末年，朱长文经过一番修葺入住其中，并把乐圃打造成无华又具有野趣的园林。由此可见，北宋中期的园林主崇尚质朴的园林风格，但虽然质朴，乐圃的功能却多种多样。〈乐圃记〉中记载：

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庖，所以宅亲党也。堂之南又为堂三楹，命之曰“邃经”，所以讲论六艺也。邃经之东又有米廩，所以容岁储也。有鹤室，所以畜鹤也。有蒙斋，所以教童蒙也。邃经之西北隅有高冈，命之曰“见山冈”，冈上有琴台，琴台之西隅有咏斋，此余尝抚琴赋诗于此，所以名云³²⁾。

粗略区分一下乐圃的空间的话，有供亲戚居住的空间、讲论六艺的空间、仓库、饲养宠物的空间、教育孩童的空间、还有抚琴赋诗的空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乐圃中有供其一族居住的场所。邓小南先生对此已有论述，北宋中期，“敬宗收族”普遍为士大夫实践，而且受范仲淹的影响较大（苏州有范仲淹建造的范氏义庄）³³⁾。

以上两座园林均在吴越国的园林旧址营建，在承袭前代园林的模型的基础之上营造出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私家园林追求自然质朴之美，与此同时，园林的功能不断完善。进入南宋后，私家园林更加精致，如（正德）《姑苏志》〈就隐〉一条记载：

就隐在华山，郡人张廷杰汉卿所葺，绍兴间，汉卿自靖州推官归，营此。搜奇选胜，垂三十年，瞰池翔亭，因阜立室，遂为一时绝境，有天池庵、临赋亭、绿龟池、流惺亭、泓玉钓滩、绿净亭、更好亭、宿云庵、独秀亭、绣屏、不夜关、大石屋、小石屋、花岛倪首岩、浮槎桥、龟巢石、翠壁钓云、台云关、张公岩、观音洞、石鼓月、观藿石、集仙坛、龟甲井、瑞涧柳洲、曲水流觞等处，而天池为第一。且绘为图，士大夫多赋之，周益公游山，记云：汉卿即得华山，营墓就隐，日课童仆，刊剔岩窦，疏导泉源，负山厓，翔亭榭，环以佳花美木，四时皆有奇观。费益不贲，为吴门绝景，然山石粗矿，殊乏秀润耳³⁴⁾。

就隐位于华山，在苏州西 63 里，张廷杰生卒年不详。根据史料中罗列的园林景致，可以看出其中有许多经园主精心打造的痕迹，山水花木与亭台完美结合，“曲水流觞”一景也反映出园主的

文人情操。周必大曾游玩于此，“环以佳花美木，四时皆有奇观”道出了园林风景的美妙，同时评价到“然山石粗矿，殊乏秀润耳”，这里的“山石”可能指的是太湖石，因上等的太湖石具有“秀润”的特点，所以周必大特意指出其中不足，反映出南宋时园林被当做艺术品来打造、观赏、品评。

另外，南宋的园林，不可不提范成大的石湖别墅。（洪武）《苏州府志》记载：

石湖在县西南十二里，盖太湖之一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参政范成大别墅于此，因越来溪，故城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植以名花，而梅为独盛。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寺，下临石湖。孝宗御赐“石湖”二大字，成大作上梁文云：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筑湖山之观。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玉雪坡、锦绣坡、说虎轩、梦渔轩、绮川亭、盟鸥亭、越来城等处，以天镜阁为第一。一时名人皆为文词以侈之³⁵⁾。

石湖别墅坐落于府城以南的太湖一带，由范成大营建，种植名花，风景优美，加上孝宗亲题的“石湖”二字，“一时名人皆为文词以侈之”，石湖在当时颇负盛名。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隆兴元年，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充金祈请国信使，除中书舍人、四川制置使。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以病请闲，进资政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三年，加大学士。四年薨³⁶⁾。

南宋的私家园林很多建在府城之外，园林多与自然山水风景融合，种植名贵花木，体现了自然和人文之美。对比两宋的私家园林，北宋园林多崇尚质朴与野趣，而南宋的园林则更加注重人为的打造，使园林融入自然的同时，发挥园林本身的观赏性。南宋的园林更像是主人精心塑造的艺术品。

南宋的园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奢华”。前文中提及就隐“费益不费”，下述史料也说明了园林的这一特点。

（同治）《苏州府志》：石湖一带，尽佳山水，作圃于其间颇众，往往极侈丽之观。春时士大夫游赏者，独以不到此为恨³⁷⁾。

（正德）《姑苏志》：郑虎臣宅在鹤舞桥东，居第甚盛，号“郑半州”。四时饮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閤燈實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饕餮也³⁸⁾。

南宋园林“往往极侈丽之观”，到了南宋末期，郑虎臣（1219-1276）在城内的园林更是极具奢华之态。此外，园林的奢华也体现在太湖石的盛行，苏州为太湖石产地，范成大在《吴郡志》中对太湖石有这样一段描述：

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入京师，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椀，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盘固侯。勔诛，馀小石未献者，留郡西河两旁，悉归张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珑意，又剜石面贖作弹窝纹，衙不识者，或得善价，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质可作碑碣，及甃砌堦阼者，则出湖中之鼇山，莹洁可鑒，坚润如金玉，亦为天下之冠。程俱所赋者是也³⁹⁾。

北宋末期，苏州人朱勔给徽宗献上太湖石，获得皇帝恩宠。自此太湖石成为园林中不可缺少的装

饰品。因太湖石为士大夫所钟爱，价值连城，导致仿冒太湖石的产业兴起。陈洙《太湖石赋并序》中说道“客有嗜太湖石者，图其形，示余，命为赋⁴⁰⁾”，士大夫对太湖石的热爱不仅体现在愿以重金购买，更是希望以名人文章体现它的价值。记录太湖石的史料颇多⁴¹⁾，据福本雅一先生论述⁴²⁾，最早提及太湖石的史料是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孺等人围绕太湖石展开的唱和（〈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等），但此时太湖石流转在少数人手中。至宋代太湖石渐渐流行，被配置于园林。如北宋中期士人梅尧臣有诗〈咏刘仲更泽州园中丑石〉：

君家太湖石，何从太湖得。太湖天东南，太行天西北。相去三千里，虽有何致力。古人烦舟车，顽质无羽翼。窍引木莲根，木莲依以植。秋蛇出其中，舌吐虹霓色。君尝夸于我，怪怪亦特特。以丑世为恶，兹以丑为得。事固无丑好，丑好贵不惑⁴³⁾。

太湖石在北宋中期已经出现在泽州（在山西中部）的园林之中，可见太湖石逐渐为更多人喜爱的趋势。只是此时太湖石虽然被用于装饰园林，但尚未达到艮岳以后的风靡程度。在原产地苏州，太湖石被更加广泛的应用于园林造景之中，周密《癸辛杂识》有记载云：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卫清叔吴中之园，一山连亘二十亩，位置四十余亭，其大可知矣⁴⁴⁾。此外，像叶梦得、范成大、程俱等士人都热衷于太湖石的收藏与鉴赏。在湖州，也有太湖石的相关记载，如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吴兴园圃〉的〈南沈尚书园〉一条就有记载贾似道募集力夫耗费财力来搬运太湖石的事例⁴⁵⁾。到了明代，太湖石依然为人喜爱，在园林中的应用已经成熟，并且形成一定的标准，正如计成在《园冶》中说道“此石最高大为贵，惟宜植立轩堂前，或点乔松奇卉下，装治假山，罗列园林广榭中，颇多伟观也。自古至今，采之以久，今尚鲜矣⁴⁶⁾”。宋代苏州私家园林中不乏太湖石的身影，而具体是如何装点园林的这一问题，今后还需多关注绘画史料。

3、园主多为著名士人

宋代苏州聚集了许多著名人士这一点多有论述。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如下记载：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绣坊，富祕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堂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范侍御师道居名多冠坊，卢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名德庆坊，朱光禄所居有园池号乐圃，名乐圃坊。临流亭馆以待宾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盖自名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⁴⁷⁾。

苏州民风淳朴，多聚集德高望重的士人。坊名也多与士人的特点相关，足见尊崇名贤的气氛更胜于别处。史料中所列举的元绛⁴⁸⁾、富严⁴⁹⁾、蒋堂⁵⁰⁾、范师道⁵¹⁾、朱长文⁵²⁾等，史料均有记载。叶梦得所说的这些前辈名人多为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为时人敬仰的对象。如朱长文，虽然久居苏州著书阅古，但声名在外，前来过问政事的人络绎不绝。这些著名的士人多在苏州营造园林，并且因园成文，如蒋堂为隐圃赋诗，朱长文为乐圃作记，这些文学活动也在推动园林文化的发展。

另外，根据《吴中旧事》记载：

庆历间（1041-1048），安定胡先生在吴学，苏子美被诬退居沧浪亭，太常博士陈虞卿壮岁致仕而归吴。吴人，称三贤人。胡先生以教，子美以文，虞卿以行，名重天下⁵³）。

胡瑗为北宋大儒，创办了安定书院⁵⁴；苏舜钦以诗文著称，与梅尧臣合称“苏梅”；陈之奇出生于苏州“丁陈范谢”四大家族，“道德著于乡，虽闾巷小儿亦知爱敬⁵⁵”。

由此可见，苏州著名园林主大多为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德行高尚。他们隐居乡里或者辞官归乡后多建造私家园林，园林与士人的生活愈显密切。

另外，从后附表中也可了解，除了上述士人之外，许多名臣也在苏州拥有园林，园林成为士人生活与娱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观察后附表中列举的园林主原籍一栏，可以发现这些园林主人大部分出身于苏州，还有一部分是从四川（魏了翁、高定子等）、江西（徐兢等）、福建（章棻一族等）、浙江（张先、王珣等）等地移居而来。从四川迁徙而来的士人多是受到了宋蒙（元）战争的直接影响⁵⁶）。另外，邓小南先生对士人侨居苏州的原因做出一番解释：北宋中期以来，活跃在苏州的士大夫中，有不少是侨寓者，这些“侨籍”士人移居此地的原因与晚唐五代时期颇不相同，主要的大约有两类：一类本人曾经任官吴中，乐其风土，谢事后遂卜居于此，其子孙亦从此地向外发展，如蒋堂、徐奭、卢革等是；一类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父祖葬于附近）而徙居至此，如林希兄弟、方惟深、杨懿孺等是。先生还指出，北宋中期这些侨居者并非迫不得已而至背井离乡，其迁徙多因本人或父祖宦官所促成，迁徙目的无疑是为求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⁵⁷）。这些迁居苏州的士人与本地士人多有文化交流，对园林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

三、园林与士人交游

根据后面附表，笔者认为本章可以把苏州士人分成两组，即本地士人与迁居士人，分别讨论尝试分析其中的异同。

1、本地士人的园林生活与交游

在探究苏州士人交游的过程中，会发现士人多喜营造园林来举行宴会，进而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如陈之奇（蒙圃）、程师孟（程师孟园）、元绛（袞绣坊）、叶参（七桧堂）；以及非苏州出身的蒋堂（隐圃）、徐祐（徐祐山亭）等都是退休官僚营造园林的例子。《中吴纪闻》中龚明之这样描述了自己曾祖父—龚宗元的老年生活：

曾大父自都官员外郎分司南京谢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乐天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之诗。建中隐堂，与尚书屯田员外郎程适，太子中允陈之奇相与游从，日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二公皆耆德硕儒，致政于家，吴人谓之三老⁵⁸）。

关于龚氏一族的人际关系网，如前文所述邓小南先生已做了详尽的分析。龚氏到龚宗元这一代仍在苏州城内居住，后来迁去了昆山，在地方上颇具影响力。龚宗元在辞官归乡之后，与友人“日

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这可以认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园林成为了退休官僚的养老胜地。

同时，私家园林也是退休官僚雅集的胜地。北宋时，在苏州可以确认的九老会开办了两次，一次是约在仁宗庆历四（1044）年由徐祐、叶参等主办，另外一次是在神宗元丰八（1085）年，由元绛、程师孟等人参与。《中吴纪闻》中有如下记载：

徐祐字受天，擢进士第，为吏以清白著声，庆历中，屏居于吴，日涉园庐以自适。时叶公参与退老于家，同为九老会，晏元献、杜正献皆寓诗以高其趣⁵⁹）。

组织年老士人集会，饮酒赋诗，一方面以高雅的情趣来度过退休生活，另一方面，身份地位较高、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通过集会交流来强化彼此的良好关系的同时，对社会秩序产生示范和辐射作用。耆老会成员多由德高望重的耆宿组成，往往成为地方士人交往群体的核心。不仅在苏州，洛阳、临安、湖州等地也有结社的记载，为宋代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⁶⁰）。他们雅集的场所多设在园林，园林不仅可以体现士人的情趣优雅，而且也会为吟诗作对提供诸多素材。

另外，还要举一个例子—朱长文。有关朱长文的家族及交游圈，邓小南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他年纪轻轻考中进士，盛名在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度过，属于苏州本地较为有代表性的士人。而且，关于乐圃的亭台楼阁都有详尽的记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例。他交游甚广，如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范氏一族、林希等林氏一族等苏州的世家大族，还有方惟深、杨懿如等文人雅士，以及地方官员以及吴郡的其他士人（上文提及的元绛、程师孟等）均与朱长文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⁶¹）。

龚明之《中吴纪闻》有记载朱长文及他的园林乐圃：

朱长文字伯原，未冠擢进士第，英声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祕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官，后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号乐圃坊，地有高冈、清池、乔松、寿桧。先生以志不得达栖隐于中，潜心古道，笃意著述，人莫敢称其姓氏，但曰乐圃先生⁶²）。

朱长文很受人尊敬，因此常有人慕名来乐圃拜访。但涉及到乐圃的内容不多，下面从《乐圃余稿》中摘取几例：

〈咏斋偶书呈子通无隐〉

夙志在萧闲，获此幽遁迹。乔林无冬春，苍霭异晨夕。旁窥疑好峯，俯瞰惊峭壁。浩然溪山兴，尽在陶潜宅。杖藜行水边，萍际湛空碧。良鱼不轻游，弱羽犹自惜。吟髭不禁霜，晓鉴见早白。古人已深叹，信是林园客。遗累假禅锋，陶情任诗格。寄声招友人，来看亭前柏⁶³）。

朱长文建园，方子通曾作乐圃十咏，可惜诗文不存。方子通，名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⁶⁴）。子通一女嫁与朱长文之子，二人为姻亲关系，又志趣相投，因此常有唱和往来。整首诗诗都在表达归隐之意，“良鱼不轻游，弱羽犹自惜。”似乎又在说明他珍稀羽翼不会轻易摄入官场，但从“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⁶⁵”来看，作为地方社会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与地方官员的交流屡见不鲜。如：

〈次韵朱牧乐圃宴有感〉

窃禄都无簿领迷，得钱邀客手频携。春来佳景廻三径，雪后晴波满一溪。岁月易凋青鬓色，尘埃难上白云梯。烦君枉驾慙荒索，空种梧桐待凤栖⁶⁶⁾。

诗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乐圃的景致以及饮酒唱和的活动，但“岁月易凋青鬓色，尘埃难上白云梯。”这句自谦的表达同时也反映出朱长文仕途不顺的苦闷之情，而与“朱牧”也就是地方官的交游过程不会只是饮酒赋诗的文人情调，像“请谋政所急”这种围绕政治问题的交流也许是乐圃中常有的景象。

朱长文与苏州士人的交游地点并不局限于在私人园林，如“重九同子通游虎丘与祖印三首”、“奉陪太守及诸公游虎丘”等一同游览虎丘、松江等名胜的记录也不在少数。通过他的诗文，仿佛可以看出朱长文主动邀请至乐圃的人不多，比如方惟深可以算是其比较亲近的朋友，而其他或主动来乐圃拜访，或一同游览名胜。朱长文虽然与各路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似乎并不热衷与在私园中承办宴会。乐圃主要的功能还是在于居住，属于他的私人领域。还有一点原因，即前文提及到乐圃收容了朱氏的亲族居住，虽是朱长文的私人园林，但同时也是朱氏族人的公共空间。

通过以上几个事例分析，北宋本土士人有退休之后返乡造园以供休闲雅集的倾向，北宋的私家园林成为了士人养老的安乐窝。对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生活的朱长文来说，乐圃是他得以施展才华的私人领域。总而言之，北宋苏州的私家园林主要功能是居住，以及为园林主提供与友人宴会雅集的空间。

那么，苏州园林由北宋发展到南宋，园林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邑人王份的臞菴可谓是苏州的名园之一。据《吴郡志》记载：

臞菴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圃中有与闲、平远、种德及山堂四堂，烟雨观、横秋阁、凌风台、郁我城、钓雪滩、琉璃沼、臞翁涧、竹厅、龟巢、云关、缣林、枫林等处，而浮天阁为第一，总谓之臞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补官，尝为大冶令，归休老焉，题诗甚多，不可悉录⁶⁷⁾。

臞菴位于距府城南45里的松江，以景致优美名闻四方，吸引各方人士前来游览赋诗。园林主王份似乎不是著名人士，臞菴的建成年月也尚不可考，但从前来游览的士人的生卒年代来看（例如，苏庠（1065-1147）、吕本中（1084-1145）、沈与求（1086-1137）等），建成于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的可能性较大。这些士人的诗作尚存，在范成大《吴郡志》皆可考，限于文章篇幅不可一一列举，现从下述三篇中进行简单分析。

吕本中：伊洛富山水，家有五亩园。花竹绕漉涧，不让桃花源。清时足真赏，户门开层轩。一朝胡尘暗，故家希复存。莽苍走万里，始及吴市门。庵庐据形胜，冰壶贮乾坤。亭榭着仍稳，不见斧凿痕。主人更超迈，云梦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语清而温。坐令车马客，稍识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渐见两目昏。求田与问舍，姑置不复论。但愿从我公，不使世谛浑。

沈与求：地控三州界，池开十丈莲。桑麻无杜曲，松菊有斜川。别浦归帆远，他山晚照妍。
江湖春水阔，幽兴白鸥前。

向子諲：仙翁五十鬓犹青，高卧柴门昼亦扃。茅舍已忘钟鼎梦，蒲轮休过薜萝亭。阴森门巷
先生柳，寂寞江天处士星。晚岁田家农事了，闲抄宁戚相牛经⁶⁸⁾。

此外，为黉菴赋诗的士人还有蒙与义、苏庠、程子山等。从诗的内容来看，主要阐述园林的优美景致以及对园林主隐居生活的羡慕之情。“亭榭着仍稳，不见斧凿痕”，可以了解黉菴与自然风景完美融合，浑然天成。从“主人更超迈，云梦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语清而温”来看，主客亦有互动，游览园林美景之后，与园主畅谈其中，园林风景超俗，园主恬静淡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这种静谧超然的氛围也是使黉菴备受众人追捧的原因之一。诗的作者，吕本中、向子諲曾结成诗社，而向子諲在绍兴八（1138）年徙两浙路转运使，除户部侍郎，寻出知平江府⁶⁹⁾，虽具体作诗时间不可考，但他的作品应作成于绍兴初，很可能是好友相约同游黉菴。黉庵不仅是隐居之所，更是反映主人心境的名牌，以其优美的景致与静谧的环境吸引四方来客，文人墨客争相赋诗，魅力可见一斑。前文提及的张廷杰的园林“就隐”也属于以自身景致吸引士人前来游览的类型。

此外，石湖别墅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子。范成大在苏州有三处住所，分别是范参政府、范村与石湖别墅，石湖别墅是他的别业，并非常居之所。参照附表，苏州园林主中拥有别墅的大概有 8 例（其中两处为读书处），其中北宋的 4 例只是一语带过，但南宋的郑虎臣宅、卫泾的西园（表中南宋私家园林 23、53）明确记载了别墅中多“美石”、“太湖奇石”，而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则是多“名花”，别墅似乎是南宋士人彰显自己品味与财力的名片。他们是如何利用这张“名片”展开园林生活的呢？以范成大为例，《石湖诗集》中多处记载他与家人在石湖别墅的活动：

〈携家石湖赏拒霜〉

水上晴云綵艸横，许多蜂蝶趁船行。渔樵引入新花坞，儿女扶登小锦城。艳粉发粧朝日丽，
湿红浮影晚波清。谁知摇落霜林畔，一段韶光画不成。

〈闻石湖海棠盛开亟携家过之三绝〉

东风花信十分开，细意留连待我来。开过十分风不动，更无一片点苍苔。

家人扶上锦城头，蜂蝶团中烂熯游。报答春光须小醉，红云洞里按伊州。

低花妨帽小携筇，深浅胭脂一万重。不用高烧银烛照，暖云烘日正春浓⁷⁰⁾。

从上述诗的题目中也可了解，范成大一家人多是在花开时节前来观赏，而平时应该是居住在城内的范参政府。“渔樵引入新花坞，儿女扶登小锦城。”“家人扶上锦城头，蜂蝶团中烂熯游”可以看出，走水路到石湖后，可直接攀登至石湖别墅的花圃赏花，花圃面向湖水盛开，登临花丛远望湖中山水的优美画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石湖别墅的秀丽景色。“一段韶光画不成”更是表达了一家人在石湖别墅游园赏花、其乐融融的氛围。石湖别墅中种了植许多名花，也是当时苏州名花盛行的体现，如范成大在诗〈与至先兄游诸园看牡丹三日行徧〉中说道：“阖门昨日看不足，今日娄门花更多⁷¹⁾。”到了南宋，私家园林的主要功能不仅在于居住，而且更注重观赏性。范成

大于乾道六（1170）年曾出使金国，归来时路过扬州买了芍药花根植于石湖（〈石湖芍药盛开向北使归过维扬时买根栽此因记旧事二首〉），此事一则反映出范成大对于名花的热爱，二则，芍药花是他出使金国归来时买来种植在园林之中，记录着范成大的功绩，而石湖也因为有各种带着纪念意义的物品存在而更加有价值，石湖是一家人游赏玩乐的空间，是记录它的主人丰功伟绩的空间，也是与友人畅叙幽情的空间。

范成大《石湖诗集》里记载了他与周必大游石湖的经历，诗名为〈顷乾道辛卯歲三月望夜，与周子充内翰泛舟石湖、松江之间，夜艾归宿农圃，距今淳熙己亥九年矣。余先得归田，复以是夕泛湖，有怀昔游，赋诗纪事⁷²⁾〉。这首诗是回忆乾道七（1171）年与周必大在石湖松江之间泛舟游玩，并夜宿石湖别墅的农圃的经历。另外，在乾道八（1172）年周必大应范成大之邀与其堂兄周必达同游石湖⁷³⁾。此次聚会二人均有记载：周必大《南归录》：“三月己巳朔……易舟径赴范至能石湖之招……饮酒至夜分，留题壁间云……登临得要，甲于东南⁷⁴⁾”、范成大《骖鸾录》乾道九年癸巳闰月十四日纪事，“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未能经营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达子上过之，题其壁曰：登临之胜，甲于东南。余愧骇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⁷⁵⁾”乾道年间范、周二入俱请祠外放，交往频繁，根据上述史料二人至少在石湖相聚两次，泛舟游湖，把酒言欢，酒到酣畅处，周必大题字壁间：“登临之胜，甲于东南”，一是盛赞石湖别墅风景优美，二是其中大概涵盖了对园林主人范成大的赞誉。绍熙四（1193）年九月，范成大卒，周必大为之撰神道碑，也提及同游石湖的过往：

……某与公齐年，御史王公予外舅也，以是与公善。壬辰春，自春官去朝，过平江游城西诸山。公访余灵岩，同宿石湖，望夜小舟共载湖心，风露浩然，尝有六十挂冠之约。其后或同朝，或相与于外，每以未践言为恨……⁷⁶⁾。

二人为同年，又因王葆这个纽带而结下深厚友谊，周必大来访石湖，二人乘舟赏月，园林优雅宁静的氛围成为了他们的向往，于是有了60岁一同辞官的约定。周必大在石湖留题壁间之事，以当时二人的社会地位想必流传甚广，以致后世在记录石湖之时也会津津乐道的提及二人的交游。题名在两宋颇为流行，不仅在苏州，私家园林同样盛行的湖州也有在园林壁间题名的史料记载（如叶梦得与众友人同游卞山并题名⁷⁷⁾），石湖别墅为范、周二人的交游增添色彩，而二人的交游活动也提升了石湖本身的价值，是促使其流传后世的因素之一。

园林能否闻名于世一方面在于其建筑结构以及独特的因素（例如种植名花名草、摆放珍奇的太湖石等），但更重要的是人文因素，园林主的社会地位、交游活动以及围绕园林的诗词歌赋等都会使他的园林显得与众不同。范成大在与友人唱和的诗中经常会提及“归田乐”等字眼（臆说归田乐，休歌行路难。石湖三万顷，何处觅忧端。⁷⁸⁾）可见，与许多园林一样，石湖别墅代表着范成大的精神空间，而这个空间也受到主人活动的影响，不断地变化。前文提及的孝宗御赐“石湖”两个大字，也使得石湖的空间不单单是范成大生活、交游的空间，更是代表着其主人社会地位的空间。

综上所述，北宋私家园林的主要功能在于居住以及丰富老年生活，而景致次之，前来拜访的士

人也主要因为园主的才学与品德，而不是特意来观赏园林景色。但到了南宋，园林主更加在意园林本身的魅力，会将自然山水融入进园林之中，在加以珍奇花石的点缀，使园林成为一件能够反映主人高雅情趣与品位的艺术品。私家园林逐渐凸显文人化风格，追求山水意境的布局，由其主人的附属品渐渐转变成代言人，同时也能彰显出园主的社会地位。

2、迁居苏州的园林主及其交游

北宋的苏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硝烟的避风港和休养、聚会的胜地。

如上文提及的苏舜钦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苏舜钦被罢免之后，来到了苏州，把心中的苦闷寄托在沧浪亭，他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⁷⁹⁾”官场的失意被园林山水治愈，苏舜钦在苏州短短几年，除去与旧友有一些诗歌往来，生活稍显寂寞，他自己也曾抱怨说：“某为世所弃，困居于苏，平生交游过门不顾⁸⁰⁾。”于是当郡候来访之时，苏舜钦也表现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

〈郡侯访予于沧浪亭因而高会翌日以一章谢之〉

荒亭俗少游，迁客心自爱。绕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朝十骑来，趁（走覃）拥林外。水禽骇笳鼓，野老瞻车盖。公余喜静境，宾至因高会。跋石已行厨，临流聊褫带。优游鄙情通，放旷末礼杀。酒醇引易醕，肉美举必噉。千蹠恣食鸡，二螯时把蟹。开颜闲善谑，倾耳得嘉话。暮夜欢未厌，裴回意将再。跋已见懵腾，跨鞍极倒载。明日尚狂醒，嘉况不遑拜⁸¹⁾。

知州的来访使寂静的沧浪亭显得生气勃勃，主客同游园林，举行宴会，席上酒、肉、鸡、蟹俱全，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想必苏舜钦的苦闷也得到了排遣。苏州的地方官员会积极地与当地士人交游进而良好的开展自己的工作，苏舜钦虽被罢黜，侨居苏州也会感慨世态炎凉，但他的才学依然受人追捧，苏州敬重贤能的风气大概也是让苏舜钦从挫败中解脱的一剂良药。

同样是官场受挫，程俱在苏州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程俱（1078-1144），字致道，衢州开化人。以外祖尚书左丞邓润甫恩，补苏州吴江主簿，监舒州太湖茶场，坐上书论事罢归。宣和二年，进颂，赐上舍出身，除礼部郎，以病告老，不俟报而归。建炎中，为太常少卿，知秀州。绍兴初，始置秘书省，召俱为少监。俱晚病风痹，秦桧荐俱领史事，除提举万寿观、实录院修撰，使免朝参，俱力辞不至。卒，年六十七⁸²⁾。根据〈程俱年谱〉程俱在政和三年（1113）被罢免，至政和七年（1117），期间一直居住在苏州，蜗庐应该是在此时建造的⁸³⁾。《吴郡志》中有关于程俱园林的记载：

蜗庐在城北，中书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间自监舒州茶场，上书论时政不合，来家，于吴葺小屋，号蜗庐。中有长寂光室，胜义斋。尝赋迁居蜗庐诗，及蜗庐后隙地种植竹、菊、凤仙、鸡冠、红苋、芭蕉、水青等七咏⁸⁴⁾。

程俱的园林名为蜗庐，曾在诗中云：“有舍仅容膝，有门不容车⁸⁵⁾”属于小巧简朴型。《北山小集》中记载了有关园林生活的状态：“园居荒芜，春至草生，日寻野蔬以供匕筋，今日枯槁间得

蒸菌四五，亦取食之，自笑穷甚。⁸⁶⁾”描写园居生活穷困，他无心打理园林，以致杂草丛生。无论苏舜钦写自己苦闷还是程俱写自己潦倒，大概都是用自嘲的方式来表现心中的抑郁罢了。

在苏州期间，程俱与叶梦得、贺铸等人常有往来⁸⁷⁾。程俱的《北山小集》中收录了诸多他与叶梦得之间的唱和诗（〈山中次叶翰林韵五首〉），二人也曾同游湖州，比如〈奉陪知府内翰至卞山有诗五首〉⁸⁸⁾。叶梦得在政和五年（1115）起知蔡州之前有一段时间在落职奉祠，大概相似的境遇也使两个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程俱与贺铸的交游也在他的文集里有所体现，比如，他曾为贺铸的诗集作序（〈贺方回诗集序〉），也常相约游览园林（〈九日块坐无聊越州使君季野舍人见过敞庐会方回承议亦至因游章公山林登览甚适越州置酒暮夜乃归作诗一首〉⁸⁹⁾。贺铸，字方回，本越人，后徙居吴之醋坊桥，作吴趋曲，甚能道吴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筑在盘门外十里横塘，常扁舟往来作青玉案词⁹⁰⁾。叶梦得为著名词人，贺铸博古通今，又擅长作词，而程俱也是诗人，三人的交游多围绕文学创作。

此外，也不乏曾任职苏州，谢事之后便寓居于此的事例。例如，《中吴纪闻》中关于蒋堂与他的园林有下述记载：

蒋堂字希鲁，尝两守此郡，后既谢事，因家焉。自号曰遂翁，所居曰灵芝坊，作园隐圃，圃之内如岩岫，水月菴，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皆极登临之胜。公喜宾客，日为燕会，时以诗篇为乐⁹¹⁾。

蒋堂的园林有峰可登临远眺，有水可望月抒怀，是他为自己构建休闲的场所和交游的空间。“公喜宾客，日为燕会”每日宴饮赋诗，足见蒋堂在苏州的养老生活充实并快乐。《吴郡志》也记录了隐圃：

圃中有岩岫，水月菴，烟萝亭，风篁亭，香严峰，古井贪山等。堂尝自赋隐圃十二咏，结庵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结宇十馀柱，名溪馆，又筑南湖台于水中，皆有诗⁹²⁾。

蒋堂的园林诗皆有存留，不可一一列举，但诗中“渊鱼乐且静，庭鹤寿而闲”、“自喜归休早，全胜贺老还”等对园林以及园林生活的描写可见他的恬淡自得。

（正德）《姑苏志》中记载了魏了翁在苏州的宅园：

魏文靖公宅，宋端平间，公都督江淮，理宗赐第吴中，有高节堂、事心堂、靖共堂、读易亭，复亲书“鹤山书院”四大字赐之⁹³⁾。

魏了翁在苏州的宅园是由理宗赏赐，并御赐“鹤山书院”四个大字，位置在南园巷南宫坊。不过赐宅这件事发生在魏了翁过世之后，魏了翁被埋葬于姑苏高景山盆坞，他的后世子孙也因此定居苏州⁹⁴⁾。如（正德）《姑苏志》中记载：

郭氏园在饮马桥西南，本郭云大夫所居，有池号小沧浪，后为魏克愚太卿所得⁹⁵⁾。

魏克愚字明己，魏了翁之子。购买郭氏园应该是在魏了翁去世之后。《宋诗纪事补遗》卷八十四中有一条相关记载：

魏近思，字求己，号己斋，临邛人，鹤山先生之子。

〈小园梅未尽放叔用府教以诗索和勉用韵以谢〉

造化机缄莫恨迟，须知开谢各因时。物华未分随春意，梅萼先饶露玉肌。雪里精神千万态，水边潇洒两三枝。何当携酒浇花去，且遣诗筒高报知⁹⁶⁾。

作诗时间地点不可考，但内容是围绕着园林梅花而展开的友人间的唱和。因史料限制，魏氏一族在移居苏州后的生活还未能详考。至元代，魏了翁曾孙魏起曾经请建鹤山书院，主要用来祭祀以及弘扬魏氏之学⁹⁷⁾。《道园学古录》卷七〈鹤山书院记〉有相关记载：

……至于延祐之岁，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马氏、新安朱氏、广汉张氏、东莱吕氏、与我朝许文正公十儒者，皆在从配之列。魏氏之曾孙曰起者，隐居吴中，读诏书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亲复见诸圣明之朝哉。今天下学校并兴，凡儒先之所经历，往往列为学官。而我先世鹤山书院者，临叩之灌莽，莫之翦治；其侨诸靖州者，存亦亡几；而曾大父实葬于吴，先庐在焉。愿规为讲诵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学⁹⁸⁾。

上述史料中提及魏起隐居吴中，可见，到了魏了翁曾孙一代，可能未出仕为官，在苏州过着隐居生活，但积极地弘扬先祖之学，对学术的传播以及四川、苏州两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于移居的士人来说，苏州园林是避风港，是联络情感、融入当地社会的契机。苏舜钦、程俱的例子来看，在苏州居住时间较短，加之仕途不顺心情抑郁，积极地组织或参与宴会的情况可能相对较少。但蒋堂本就职于苏州，有人脉的积累以及社会声誉，所以在苏州的退休生活如鱼得水，悠然自得，苏州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令自己较为满意的养老地。而魏了翁等四川移民的到来则是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四、结语

士人活动与都市空间的互动的研究还处于积累阶段，梁建国先生的研究成果给出一个很好的方向。本文以诗文、笔记、地方志等史料分析了苏州园林在两宋的发展变化，以及园林主的交游活动。对于两宋园林的发展变化，首先，北宋中期以前，苏州城内尚未完全开发，还有大片空地可供造园，因此园林主要集中在城内包含阊门在内的北部以及盘门周边这两处离运河较近的交通便利地带。而到了南宋，受战争以及城市经济、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园林多分布在城外的昆山以及太湖等风景优美的地域。其次，苏州名园较多，但北宋园林多追求质朴与野趣，向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与此相对，南宋私家园林则显得精致而奢华，注重用珍奇花石点缀，尤其盛行在园中摆放太湖石，力求在自然环境中，以人力打造出优美景致。另外苏州著名士人较多，并多数拥有私家园林，这些士人在交游过程中多有文化交流，对园林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苏州的园林与士人交游，本文对本地士人与外来的园林主分别进行了讨论。北宋园林是辞官士人理想的养老地，他们在私家园林里举行小型聚会，饮酒赋诗。另外还有较大规模的雅集，比如北宋时期的耆老会、南宋时期的诗社等。私家园林的主要功能是居住，以及为园林主提供与友人宴会的空间。前来拜访的士人主要是因为羡慕园林主的才学或者仰赖其社会地位。而南宋的苏州园林因注重创造园林景致加上大量财力的投入，愈发优美精致，以其自身魅力吸引游客前来

观赏，并逐渐成为彰显士人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工具。迁居而来的园林主各有缘由，有人因为受到罢黜、有人因为喜爱苏州、有人因为先祖墓地在此。相对后两者相对主动的迁居，前者在苏州的交游生活仿佛单调了许多。移民对于苏州园林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现阶段因笔者研究能力以及史料的限制无法详细分析，对此还有待考察。

笔者之前考察过湖州园林与士人交游的情况，对比此文，尝试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首先，相似之处颇多，比如都是处于南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地理位置；都是山水景色优美适宜居住的城市并且有良好的造园风气，有到城外山间造园的倾向；太湖石盛行；有许多迁居而来的园林主等。但笔者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苏州园林主多有著名士人，而湖州则多有皇室宗亲，苏州私家园林是承袭历代园林的发展史而逐步演变而成的，但湖州私家园林主要兴起于南宋，孝宗生父子偁一支迁居湖州是带动湖州园林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宋亡后，苏州园林得以继续发展，而湖州园林则日渐萧条，虽后来周边市镇的园林有兴盛的趋势，但与苏州园林的发展已无法相较。笔者将以此两篇为起点，讨论江南各城市园林发展异同的同时，考察宋代至明代的江南园林的发展变化。

附表

宋代苏州私家园林表 ⁹⁹⁾						
出处：(元丰)《吴郡图经续记》、(绍定)《吴郡志》、(洪武)《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						
园林	园林主	原籍	年代	场所	特记	
北宋私家园林						
1	蒙圃	陈之奇	吴县		阊门	与苏舜钦、胡瑗交游，方惟深作诗
2	红梅阁	吴感		天圣中	小市桥	后归林少卿所有
3	隐圃	蒋堂	常州宜兴		灵芝坊	范师道作诗
4	范氏义宅	范仲淹	吴县	皇祐初	普济桥旁、雍熙寺后	楼钥〈范氏义宅记〉
5	浩然堂	曹瑛		庆历间	阊门南	苏舜钦撰记、梅尧臣作诗
6	梅都官园	梅尧臣	宣城		府治西南沧浪亭后	与苏舜钦交游
7	沧浪亭	苏舜钦	梓州铜山	庆历间	郡学东	欧阳修作记，后章惇、韩世忠所有
8	程师孟园	程师孟	吴县		南园旁	
9	徐祐山亭	徐祐	扬州		胥门外	梅尧臣等人有诗，组织九老会
10	乐圃	朱长文	吴县		雍熙寺西	有《乐圃记》，交游广泛
11	三瑞堂	姚淳			阊门西枫桥	苏轼有诗
12	五亩园	梅宣义		熙宁间	城西北西大营门	苏轼有诗
13	宁极斋	姚安世	吴郡		饮马桥	为方士，与王定国交游
14	中隐堂	龚宗元	昆山		大酒巷	与程适、陈之奇交游
15	边侍郎知白宅	边知白	吴县		金狮巷	
16	范家园	范周	吴县		雍熙寺后	
17	企鸿轩	贺铸	卫州		升平桥	在横塘有别墅
18	酉室	王伯起				江公望撰记
19	随缘堂	黄策	吴县			徽宗御题、策自为记、沈与求作诗
20	桃花坞别墅	章棻	浦城	绍圣间	阊门里北城下	郡人春游赏花（五亩园旧址）
21	五柳堂	胡稷言	常熟		临顿里	另有别墅“五柳园”在太仓

22	郭氏园	郭云			饮马桥西南	
23	盘隐	黄由之			盘门	别墅
24	鲈乡亭	林肇	福州		吴江县	
25	如归亭	张先	乌程		吴江县	吴感作诗
26	七桧堂	叶参	长洲		天庆观东	范仲淹作诗
27	侍读小园	叶清臣	长洲		城北	蒋堂作诗，郡人游览地
28	逸野堂	王偁	昆山		昆山	王葆从叔
29	醉眠亭	李行中	湖州		松江	苏轼过访
30	醒心亭	曹俶		熙宁间	葑门	
31	方惟深宅	方惟深	莆田		城东	与陈之奇交游
32	同乐园	朱勔	苏州		盘门内孙老桥	
33	养植园	朱勔			阊门	
34	丁谓别业	丁谓	长洲	大中祥符	丁家山下	
35	贤行斋	林虑			大云坊	朱长文〈贤行斋记〉
36	章綵故宅	章綵	浦城		章家桥巷	章窳之子，狮子林前身
37	袞绣坊	元绛	吴县		带城桥东	与程师孟等组织九老会
38	都官书院	龚宗元			虎丘	为读书处
39	章园	章惇	浦城			沧浪亭旧址
40	蜗庐	程俱	衢州	政和间	城北	
41	张处士溪居	张处士			西郊外	王禹偁《过张处士溪居》
42	蓬斋	周沔			长洲县东北	与方惟深为邻
南宋私家园林						
1	千株园	赵与簪	吉州	淳祐初	消夏湾龙舌山下	为读书处
2	竹君轩	何麒	青城			汪彦章有诗
3	自觉斋	徐夔				与陆游、曾几有诗
4	莲榭	徐兢	信州			曾几题诗
5	筠谷	荣巖			西馆桥西	
6	招隐堂	胡元质	长洲		昼锦坊	
7	张氏园池	张子颜	吴县	绍兴间	南园旧址	张俊之子
8	范参政府	范成大	吴县		越来溪畔、西河上	
9	石湖别墅	范成大			城西南石湖畔	孝宗御赐“石湖”二字
10	就隐	张廷杰	吴县	绍兴间	华山	士人多赋诗
11	漫庄	顾禧	吴县		毗村	章宪〈题顾处士漫庄〉
12	復轩	章宪	浦城		黄（篁）村	
13	南村（卢园）	卢瑑			越来溪西、吴山下	御书“得妙堂”有匾额
14	沈氏园亭	沈仲嘉			洞庭西山镇下	孙觌有诗
15	善庆堂	夏元富			洞庭夏家湾	孙觌有诗
16	环谷	王珏	乌程		尧峰山东	
17	刘舍人宅	刘震孙	四川		乐圃坊西南	
18	休寓室	孫觌	常州	建炎间	洞庭西山	罢平江知府后侨居此处
19	道隐园	李弥大	吴县		洞庭西山	〈无碍居士道隐园记〉
20	郑駉马宅	郑钊		建炎间	洞庭东山	

21	魏文靖公宅	魏了翁	蒲江	端平间	东太平巷	理宗赐了翁之第
22	参政高定子赐第	高定子	蒲江		仰家桥	
23	郑虎臣宅	郑虎臣	长洲		鹤舞桥东	另有小狮林在白塔子巷，多美石
24	西园	赵思	常熟		阊门西	有宅和致堂在九胜巷
25	隰菴	王份	吴江		松江之滨	蒙与义、吕本中、苏庠等作诗
26	乐庵	李衡	扬州		昆山	王葆
27	范公亭				昆山	范成大少时读书寺中，游息其上
28	双清亭	钱豫		建炎间	洞庭东山	避地所居
29	何仔园亭				尹山	周必大曾游，见《南归录》
30	北园	陈氏			漳潭	范成大书匾，东浦黄简为记
31	玩芳亭	吴仁杰	昆山		昆山	
32	定轩	杨绍云	吴江		震泽镇	
33	郑氏园	郑竦			马鞍山前	
34	藏春园	孟忠厚	长洲		阊邱坊	孝宗题匾
35	万华堂	蓝师稷			钮家巷	种植洛阳名品牡丹
36	万卷堂	史正志	润州	淳熙间	带城桥南	
37	闲贵堂	周虎	泗州		醋坊桥东	
38	毕园	毕叔滋				范成大〈简毕叔滋赏牡丹〉
39	如是斋	黄纛	吴县		光福聚坞	黄策之子，陈长方为记
40	静庵	上官渔西			仁美坊	
41	逍遥阁	徐深		绍兴间		范成大书匾额
42	阮登炳宅	阮登炳			南星桥西	状元坊
43	范村	范成大			范参政府南	多植花卉
44	成斋	黄云			醋库巷	宁宗御书赐其子
45	杨园	杨存中	山西	绍兴初	和令坊	
46	存复斋	吕师孟	安徽		虎丘	
47	郑思肖宅	郑思肖	福建	宝祐间	条坊巷	
48	昼锦园	赵师 <small>（翠州）</small>			府学西南	宁宗御题匾额
49	茂苑堂	石理		绍兴间	长洲县治东	
50	桃园（桃花源）	陆大猷		绍定间	吴江	名人往来，宴赏无虚日
51	墨庄	范良遂	吴县		昆山	
52	依绿园	盛德辉		建炎初	昆山	
53	西园	卫泾	嘉兴		昆山	别墅，园中多太湖奇石
54	止足堂	郑竦			昆山	可容数十客
55	石涧书隐	俞琰		宝祐间	府学西	陈谦《石涧书隐记》
56	韩园	韩世忠		绍兴间		沧浪亭旧址

注

- 1) 相关著作有：童寓 1963《江南园林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刘敦桢 1979《苏州古典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陈植 1988《陈植造园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冈大路 1988《中国宫苑园林史考》，农业出版社；王毅 1990《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周维权 1990《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张家骥 1991《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陈从周 1984《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潘谷西 2001《江南理景艺术》，东南大学；彭一刚 2005《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汪菊渊 2006《中国古代园林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 魏嘉瓚 2005《苏州古典园林史》，上海三联书店。
- 3) 郭明友 2011《明代苏州园林史》，苏州大博士学位论文。
- 4) 巫仁恕 2013《优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5) 邓小南 1998《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一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pp. 81-109。
- 6) 高柯立 2017《宋代地方官与士人的唱和往来一以苏州为中心》，《国学学刊》第四期，pp. 54-67。
- 7) 许梅 2013《明清苏州文人园林的建构与转型一以士大夫交游活动为视角》，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 8) 关于士人交游的先行研究可参照梁建国先生 2016《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关于交游空间的问题，参照平田茂树先生 2018《平田茂树谈日本宋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交游的空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梁建国先生在《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指出，士大夫的交游，在朝堂以外，还有衙署、寺观、酒肆、茶坊等公共空间，以及住宅、庭院等私人空间。例如北宋首都开封的宅园，作为士大夫鉴赏文学作品、古董、美术品的场所，是其中一种交游空间。城门、园林、寺观、朝廷甚至衙门等处，则经常出现“送别”的情景。而在这种情景之中，士大夫通常都会赠送对方送别诗，或者成为“赠序”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关于交游空间，我们不但需要注意其具体场所，还要留意在这些场所中演绎交游这一行为所需的种种物件。
- 9)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 10) 伊原弘 1993《蘇州一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講談社。
- 11) 梁庚尧 1997《宋元時代的苏州》《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允晨文化，pp. 334-480。
- 12) 王蹇 1999《宋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 13) 代表作有：张勇坚 1999《〈平行图〉与古代苏州》，《档案与建设》第 12 期，pp. 33-35。王蹇 1999《宋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张维明 1987《宋〈平江图〉碑年代考》，《东南文化》第 3 期，pp. 109-112。
- 14) 汪前进 1989《〈平江图〉的地图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4 期，pp. 378-386。
- 15) 杜瑜 1989《从〈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 期，pp. 91-96。王军 2000《融于山水间的中国古代城市》，《新建筑》第 4 期，pp. 1-4。陈泳 2006《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研究》《城市规划学刊》第 3 期，pp. 55-60。乌再荣 2009《从〈平江图〉看平江府城之市坊制度》《建筑师》第 6 期，pp. 35-40。
- 16) 伊原弘 1993《中国人の都市と空間》，原書房。
- 17) 同注 11。
- 18) 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仓务：（绍定）《吴郡志》卷六，仓库场务。
- 19) 图一与图二是以（伊原弘 1993《中国人の都市と空間》原書房。）所作的平江简图为基础绘制而成。
- 2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建炎四年二月丁酉条“是日，午漏未尽四刻，完颜宗弼自盘门入平江，驻兵府治，掳掠金帛、子女。既尽，乃纵火燔城，烟焰见百余里。火五日乃灭。”
- 2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二，建炎四年三月丁未条“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
- 22)（绍定）《吴郡志》卷第一，户口租税。
- 23) 同注 11。
- 24) 据《淳祐玉峰志》卷上，户口。（李勇先、王会豪、周斌等点校 2009《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 25) 同注 5。
- 26) 参见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一。

- 27) (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沧浪亭记〉。
- 28) 同上。
- 29) (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
- 30) 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
- 31) 朱长文《乐圃余稿》，〈乐圃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2) 同上。
- 33) 邓小南 1997〈朱长文家世、事历考〉《北大史学》第四期，pp. 72-87。
- 34) (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一，第宅。(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1990《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
- 35) (洪武)《苏州府志》卷第七，园第。(成文出版社编辑 1983《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 36) 参见《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 37) (清)李铭皖、谭钧培修；(清)冯桂芬纂 2008(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第宅园林一，凤凰出版社。
- 38) (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一，第宅。
- 39) (绍定)《吴郡志》卷第二十九，土物上。
- 40) 同上。
- 41) 参考外村中 1995〈明末清初以前的中国庭園における太湖石について〉《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59(1)。外村中先生在罗列了太湖石的相关代表文献的同时，分析了太湖石的性状、产地等问题，同时对太湖石流行的过程进行了探讨。
- 42) 福本雅一(2009《太湖石》藝文書院)利用诗、赋等相关史料，并结合现存园林中太湖石的特点分析了太湖石在唐宋及以后的时代的流行发展状况，详述了从太湖石在唐至北宋中期逐渐兴起，到徽宗艮岳以后真正风靡全国的过程。
- 43) 梅尧臣《宛陵集》卷第二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4) (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 1988《癸辛杂识》前集，假山，中华书局。
- 45) 周密《癸辛杂识》〈吴兴园圃〉“池南竖太湖三大石，各高数丈，秀润奇峭，有名于时。其后贾师宪欲得之，募力夫数百人，以大木构大架，悬巨絙，缒城而出，载以连舫，涉溪绝江，致之越第，凡损数夫。”有关太湖石风气在湖州的发展详见拙著 2019〈宋代的园林与交游——以湖州园林为线索〉《都市文化研究》第 21 期，pp. 26-39。
- 46) (明)计成原著 1957《园冶》卷三，选石，太湖石，城市建设出版社。
- 47)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朱易安等主编 2003《全宋笔记》第二编 10，大象出版社。)
- 48) (绍定)《吴郡志》卷二十五，人物，“元绛字厚之，居带城桥。天圣五年进士，屡典大藩，以文章政誉名……自外召入翰林，未几参知政事，事详在国史，后以太子少保致仕，还吴中，与程公辟诸公为九老会。”
- 49) (绍定)《吴郡志》卷二十六，“富严，大中祥符四年进士，以刑部郎中守乡郡……富氏本出处之青田，文忠公弼於严为叔父，严之祖始居吴，葬焉，遂为吴人。”
- 50) (绍定)《吴郡志》卷二十五，“蒋堂，字希鲁，本宜兴人，徙于苏。祥符五年进士，任侍御史……累迁枢密直学士，历知应天河中府洪杭益苏州，后二十年再守苏，遂谢事。以礼部侍郎致仕，家于灵芝坊。”
- 51) (绍定)《吴郡志》卷二十六，“范师道(仲淹侄)字贯之，天圣九年进士。”
- 52) 同注 30。
- 53) (元)陆友仁《吴中旧事》。(严一萍选辑 1968《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
- 54)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 55)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一，〈陈君子〉。(朱易安等主编 2003《全宋笔记》第三编 7，大象出版社。)
- 56) 胡昭曦 2004《宋代蜀学论集》〈宋代蜀学的转移与衰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pp. 263-284。
- 57) 邓小南 1996〈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三卷，pp. 451-486。
- 58)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二，〈中隐堂三老〉。
- 59)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一，〈徐都官九老会〉。
- 60) 参照周扬波 2005《宋代士绅结社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另外，木田知生 1979〈北宋時代の洛

陽と開封〉(《東洋史研究》38-1、pp. 51-85。)中论述了洛阳文人士大夫交游,涉及到退休官僚的退休生活、在园林等地召开洛阳耆英会等内容,北宋洛阳园林盛行并聚集了许多退休的官僚形成文学团体,与苏州有许多共同之处。

- 61) 参照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朱长文家世、事历考〉。
- 62)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朱乐圃先生〉。
- 63) 朱长文《乐圃余稿》卷一,卷五。
- 64)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三,〈方子通〉。
- 65) 同注 30。
- 66) 朱长文《乐圃余稿》卷三。
- 67) (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
- 68) 同上。
- 69) 参照夏汉宁、黎清、刘双琴等著 2011《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中山大学出版社。
- 70)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五,卷二十九,卷三十三。(王云五主编 1985《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 71)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
- 72) 同上。
- 73) (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第宅园林一,“乾道八年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国,与其兄必达过之,成大置酒园中,夜分留题壁间,云:吴台越垒距盘门才十里,而陆沈于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创别墅,登临之胜,甲于东南……成大愧谢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益公曰:吾行四方,见园池多矣,如芟林、盘圃,尚乏此趣,非甲而何”。
- 74)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5) 范成大《骖鸾录》。(王云五主编 1985《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 76)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7) 详见拙著〈宋代的园林与交游—以湖州园林为线索〉。
- 78)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次韵同年杨使君回自毘陵同泛石湖舟中见赠〉。
- 79) 苏舜钦〈沧浪亭记〉。
- 80) 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第八。(张元济辑 1929,四部丛刊初编复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 81) 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第三。
- 82) 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传第二百四,文苑七。
- 83) 李欣、王兆鹏 2006〈程俱年谱〉(上)《中国韵文学刊》第 20 卷第 2 期, pp. 97-106。
- 84) (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
- 85) 程俱《北山小集》卷三〈迁居城北蜗庐〉。(王云五主编 1966《四部丛刊续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 86) 程俱《北山小集》卷五。
- 87) 根据李欣、王兆鹏〈程俱年谱〉(上)。
- 88) 程俱《北山小集》卷十一,卷三。
- 89) 程俱《北山小集》卷十五,卷五。
- 90) (绍定)《吴郡志》卷第五十。
- 91)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一,〈蒋密学〉。
- 92) 同注 29。
- 93) (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二,园池。
- 94) 参考彭东焕 2003《魏了翁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
- 95) (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二,园池。
- 96) (清)陆心源撰,徐旭、李建国点校 1997《宋诗纪事补遗》,山西古籍出版社。
- 97) 关于苏州鹤山书院,参见金甲鉉 2017〈浦江・靖州・蘇州における宋元鶴山書院の比較研究〉《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 pp. 39-52。
- 98)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陆费逵总勘 1936《四部备要》,中华书局。)
- 99) 〈宋代苏州私家园林表〉中收录了可确认年代的私家园林,除了摘自地方志,还参照了邵忠编 1992《苏州园墅胜迹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及魏嘉瓚 1994《苏州历代园林录》(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Scholars' Friendship and Suzhou Garden in the Song Dynasty

Hanqi ZHUANG

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从春秋时代起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官署园林、私家园林等园林类型陆续登场、宋代以后私家园林成为主流、特别是南宋以后、私家园林基本集中在江南、江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成为了士人与权贵的聚集地、交游活动盛行。为了全面了解宋代士人的交游情况、有必要对苏州这种士人广为聚集并且园林文化发达的地域进行探讨。两宋园林的发展变化首先体现在园林分布、与北宋园林基本分布在城内有所不同、南宋私家园林多分布在城外的昆山以及太湖一带、园林主中也不乏像朱长文、苏舜钦、范成大等著名的士人。而且、在南宋、私家园林逐渐一改北宋中期质朴的风格、开始追求奢华。士人的交游活动与园林空间密切相关、苏州园林是士人官途挫败时的避风港、脱离官场时的养老地、也是彰显士人社会地位与品位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诗、笔记等史料可以了解到在苏州园林这样一个空间里由士人展开的宴会、雅集、互赠诗文等交游活动。本文在分析两宋私家园林发展变化的同时尝试探讨士人的交游活动对园林空间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苏州；私家园林；士人；交游；唱和